

[法] 罗曼·罗兰 / 著 傅 雷 / 译

名人传

Vies Des
Hommes Illustres

全新插图版

Romain Rollan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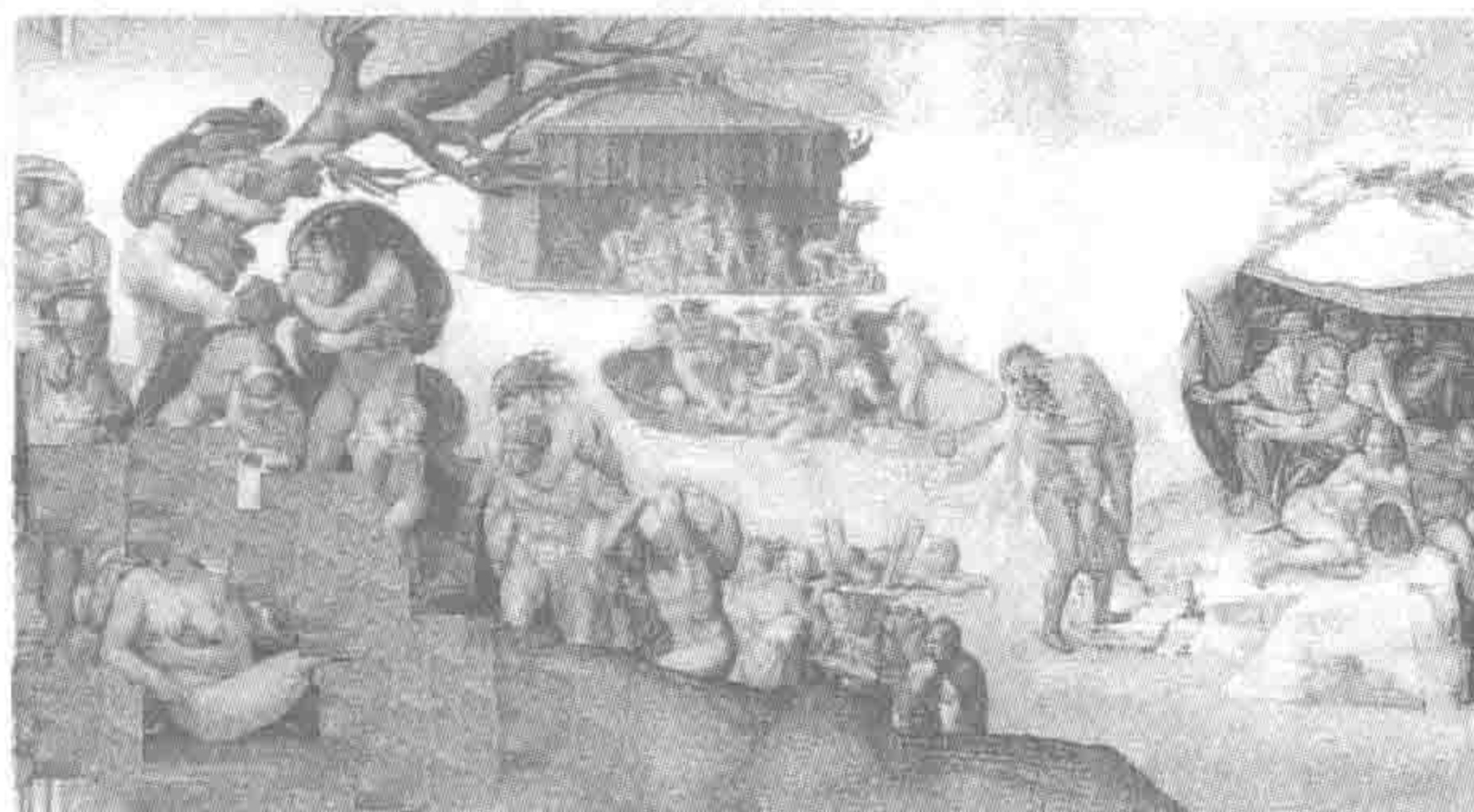
唯有孤独能造就如此伟大的人格



该书为那些不幸的
孤独的、正经历挫折的人
提供精神的鼓励
也为每一颗冰冷的心
提供坚硬的
柔韧的
广阔的火焰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■ 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



Vies Des Hommes
Illustres

傅 雷 / 译

名人传

(全新插图版)

[法] 罗曼·罗兰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人传 / (法) 罗曼·罗兰著; 傅雷译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229-13046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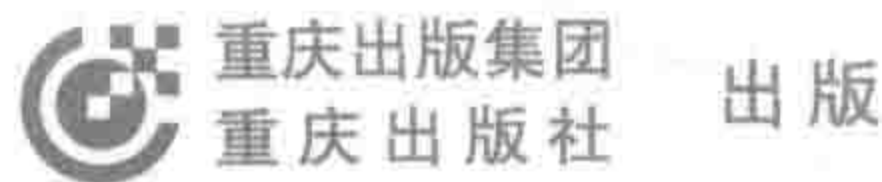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名… II. ①罗… ②傅… III. ①贝多芬
(Beethoven, Ludwing Van 1770-1827) - 传记②米开朗基罗
(Michelangelo, Buonarroti 1475-1564) - 传记③托尔斯
泰 (Tolstoy, Leo Nikolayevich 1828-1910) - 传记 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29037号

名人传 (全新插图版)
MINGREN ZHUAN

[法] 罗曼·罗兰 著 傅雷 译

策划人: 刘太亨
责任编辑: 谢雨洁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封面设计: 日日新

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23.5 字数: 402千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13046-6
定价: 5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罗曼·罗兰
寄赠傅雷的亲笔签名照片



傅雷
寄赠罗曼·罗兰的照片，署名傅怒安

目 录 CONTENTS

贝多芬传

译者序	2
原 序	4
初版序	6
贝多芬传	9
贝多芬遗嘱	49
书信集	53
思想录	65
附录：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	69

米开朗基罗传

译者弁言	102
原 序	103
米开朗基罗传	106
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生涯	216

托尔斯泰传

罗曼·罗兰致译者书(代序)——论无抵抗主义···	218
原 序	220
托尔斯泰传	221
托尔斯泰遗著论	340
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	347
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	360
附录：托尔斯泰著作年表	364

贝多芬传

B E E T H O V E N

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（1770—1827年）。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，4岁开始学习钢琴、小提琴。他的一生完成了《三首钢琴奏鸣曲》《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《C小调第八（悲怆）钢琴奏鸣曲》《升C小调第十四（月光）钢琴奏鸣曲》《第三（英雄）交响曲》《第五（命运）交响曲》《第六（田园）交响曲》《庄严弥撒曲》等一系列伟大的作品。1796年，他的听觉日渐衰弱，至1824年双耳全聋，其间，他对生活的期望和对艺术的执着，使他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。



译者序

唯有真实的苦难，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；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，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；唯有抱着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精神，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：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。

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，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，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；中庸，苟且，小智小慧，是我们的致命伤：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。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。

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，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。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、奋斗、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。现在，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，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，这部《贝多芬传》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。——由于这个动机，我重译了本书。〔这部书的初译稿，成于1932年，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几十年之久。——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，不愿接受。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，我始终未曾见到。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，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，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。——傅雷译注。全书此字体均同。〕

此外，我还有个人的理由。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，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，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，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，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，——且不说引我进音乐

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。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我年轻的一代之外，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，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·罗兰所负的债务。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，是施予。

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，我在译文以外，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。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，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，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译者

1942年3月

原 序

二十五年前，当我写这本小小的《贝多芬传》时，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。那是1902年。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，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。我逃出了巴黎，来到我童年的伴侣，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，寻觅十天的休息。我来到波恩，他的故里。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，就是说在我到科布伦茨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，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。在美因兹，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，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。（Weingartner Felix（1863—1942年），系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。）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，倾吐着我的衷曲，在多雾的莱茵河畔，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，浸淫着他的苦难，他的勇气，他的欢乐，他的悲哀；我跪着，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，给我的新生儿约翰·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；〔罗曼·罗兰名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，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。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，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。〕在他祝福之下，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，得到了鼓励，和人生重新缔了约，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。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。先由《巴黎杂志》发表，后又被贝玑拿去披露。（贝玑（Charles Peguy，1873—1914年），法国近代大诗人，与作者同辈，早死。本书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《半月刊》上发表。）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。可是“各有各的命运……”

恕我叙述这些枝节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

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，对于他们，我不得不有所答复。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。我在《韩德尔》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，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。但《贝多芬传》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。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，我知道，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。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。而我的《贝多芬传》便是这样的行为。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，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。那时候，法国几百万的生灵，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，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。这讯号，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，他们便去向他呼吁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，仿佛弥撒祭中唱《神之羔羊》〔此系弥撒祭典礼中之一节〕时的教堂，——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，注视着祭献礼，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？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。（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？）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：战争开了一个窟窿，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。我的小小的《贝多芬传》保留着他们的形象。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，它不知不觉地竟和他们相似。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。这小册子，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，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，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，它已不再属于我了。

我把本书重读了一遍，虽然残缺，我也不拟有所更易。作者预备另写一部历史性的和专门性的书，以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和他创造性的人格〔此书早已于1928年1月在巴黎出版。〕因为它应当保存原来的性质，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。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，〔1927年适为贝多芬百年死忌。〕我纪念那一代，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，正直与真诚的大师，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。

罗曼·罗兰

1927年3月

初版序

我愿证明，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，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。

——贝多芬（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）

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沉重。古老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。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，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。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。人类喘不过气来。——打开窗子罢！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！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。

人生是艰苦的。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，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，往往是悲惨的，没有光华的，没有幸福的，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。贫穷，日常的烦虑，沉重与愚蠢的劳作，压在他们身上，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一道欢乐之光，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，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，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他们只能依靠自己；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。他们求助，求一个朋友。

为了援助他们，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班英雄的友人，一班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。这些“名人传”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，而是献给受难者的。〔作者另有《米开朗基罗传》《托尔斯泰传》，皆与本书同列在“名人传”这总标题内。〕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？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，献给苦痛的人罢！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。世界的黑暗，受着神光烛照。即是今日，在我们近旁，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，正义与自由：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。〔1894—1906年间，法国有一历史性的大冤

狱，即史家所谓“德雷福斯事件”。德雷福斯大尉被诬通敌罪，判处苦役。1895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发觉前案系罗织诬陷而成，竭力主张平反，致触怒军人，连带下狱。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张正义而备受迫害，流亡英伦。迨1899年，德雷福斯方获军事法庭更审，改判徒刑十年，复由大总统下令特赦。1906年，德雷福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，撤销原判。毕加大佐为昭雪此冤狱之最初殉难者，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。——蒲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，自维也纳会议，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，英人虐待蒲尔人甚烈，卒激成1899—1902年间的蒲尔战争。结果英国让步，南非联盟宣告成立，为英国自治领地之一。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。〕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，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一条路。跟着他们走罢，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、各个时代、孤独奋斗的人走罢。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，使英雄的种族再生。

我称为英雄的，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，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。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，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：

“除了仁慈以外，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。”没有伟大的品格，就没有伟大的人，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，伟大的行动者；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，匹配下贱的群众的；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。成败又有什么相干？主要是成为伟大，而非显得伟大。

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，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。或是悲惨的命运，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，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；或是，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，而生活为之戕害，内心为之碎裂，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；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，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。所以不幸的人啊！切勿过于怨叹，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。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；倘使我们太弱，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。他们会安慰我们。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，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，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。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就在他们的眼里，他们的行述里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

那么伟大，那么丰满，那么幸福。

在此英勇的队伍内，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。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，“但愿不幸的人，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，不顾自然的阻碍，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，而能藉以自慰”。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，克服了他的苦难，完成了他所谓“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”的大业之后，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，〔神话中的火神，人类文明最初的创造者。作者常用以譬喻贝多芬。〕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：“噢，人啊，你当自助！”

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。依着他的先例，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！

罗曼·罗兰

1903年1月

贝多芬传

竭力为善，爱自由甚于一切，即使为了王座，也永勿欺妄真理。

——贝多芬（1792年手册）

他短小臃肿，外表结实，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。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，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黄黄的，尤其是冬天，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。额角隆起，宽广无比。乌黑的头发，异乎寻常的浓密，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，到处逆立，赛似“梅杜萨头上的乱蛇”。以上据英国游历家罗素1822年时记载。——1801年，车尔尼尚在幼年，看到贝多芬蓄着长发和多日不剃的胡子，穿着羊皮衣裤，以为遇到了小说中的鲁滨逊。（梅杜萨系神话中三女妖之一，以生有美发著名。后以得罪火神，美发尽变毒蛇。车尔尼（1791—1857年）为奥国^{〔1〕}有名的钢琴家，为肖邦至友，其钢琴演奏当时与肖邦齐名。）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，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；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。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，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，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；其实却是灰蓝的。据画家克勒贝尔记载，他曾于1818年为贝多芬画像。平时又细小又深陷，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，在眼眶中旋转，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。据医生米

* 全书页注为本版编者补注。

〔1〕 奥国，奥匈帝国，1867—1918年间的一个中欧国家。

勒1820年记载，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，时而妩媚温柔，时而惘然，时而气焰逼人，可怕非常。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。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，竟是狮子的相貌。一张细腻的嘴巴，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。牙床结实得厉害，似乎可以嗑破核桃。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，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。据莫舍勒斯^{〔1〕}说：“他的微笑是很美的，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。但另一方面，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，粗野的，难看的，并且为时很短”，——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。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，显示出“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”。1825年，雷斯塔伯^{〔2〕}说看见“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”时，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。一年以后，布劳恩·冯·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，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，闭着眼睛，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。一个朋友向他说话。他悲哀地微笑，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；然后用着聋子惯有

□ 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12月16日，还是17日，现在已无法稽考，但在5岁时，贝多芬已确切地显示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惊人才华。



的尖锐的声音，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。——他的脸色时常变化，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，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，有时甚至在街上，使路人大为吃惊。“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，血管膨胀；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；嘴巴发抖；仿佛一个魔术师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

〔1〕莫舍勒斯（Ignaz Moscheles，1794—1870年），德国（原籍波西米亚 Bohemian，现捷克）钢琴家、作曲家、钢琴教育家。主要作品：八部钢琴协奏曲，大提琴奏鸣曲、长笛奏鸣曲等。

〔2〕雷斯塔伯（Ludwig Rellstab，1799—1860年），德国诗人、音乐评论家。主要著作：《艺术大师李斯特》《李斯特与德意志民族》等。

服一般”，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。克勒贝尔说是莪相的面目。以上的细节皆采自贝多芬的朋友，及见过他的游历家的记载。〔莪相为3世纪时苏格兰行吟诗人。〕尤利乌斯·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“李尔王”。〔李尔王系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人物。〕

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，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，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。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。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，生在安特卫普，直到二十岁时才住到波恩来，做当地大公的乐长。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像。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，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，以及别的不全是德国人的特点。〔今法国与比利时交界之一部及比利时西部之地域，古称佛兰德。佛兰芒即居于此地域内之人种名。安特卫普为今比利时北部之一大城名。〕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。母亲是女仆，一个厨子的女儿，初嫁男仆，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。

艰苦的童年，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。一开始，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。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，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。四岁时，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，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。〔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，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。〕他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。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。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，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，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。十一岁，他加入戏院乐队；十三岁，他当

□ 贝多芬出生在波恩的这幢房子里。他的父亲是科隆选帝侯宫廷的男高音歌手，也是钢琴师。他一出生便被父亲的乐声所围绕。

